

深度决定高度 新闻影响生活

○策划人语

曹操为谁而生?

□蔡宇丹

扫去历史的封尘,文物是不会说谎的。那么,究竟谁在说谎?从去年底曝光之日起,安阳曹操墓的真假之辩就一直不停歇。一场口水仗下去,真有点“周老虎”的味道了。

只是,持续8个月的“周老虎”论战,最终以陕西省林业厅出面道歉,周正龙被判刑两年半缓刑三年结束。

这使“正龙拍虎”成为2008年度的网络热词。如今,安阳“曹操墓”横空出世后,一如三年前的“周老虎”事件,并且欲罢不能。这其中,有起哄的,有看热闹的,有慷慨激昂的,也有沉默不语的。

一场纯学术之争,到现在为止已演变成地方政府间的“曹操保卫战”。主角之一、考古队长潘伟斌被置于舆论浪尖疲于应付,并被上级领导要求“不能随便说话”。

按理说,真理总是越辩越明。但这场争论中,关于真假之辩,越辩越像一团乱麻;而安阳、邯郸、亳州三地的“曹操保卫战”,却由暗战进入白热化状态,高潮迭起。

真正的主角出场角力了。

事件最新进展是,河南安阳本要借殷商文化旅游节搞的曹操诞辰1855周年纪念大典突然被取消,取消原因众说纷纭。

每一次,围绕安阳曹操墓的最新进展总会引起媒体关注。本期周刊组织的这一报道,并不纠缠于事件真假之辩,而是对围绕安阳曹操墓真假之辩,相关人员、地方政府的种种心态和作为,进行深度调查。

其实,跳出真与假,再看真假之辩,或许更有意义。在这里,无论是以曹操故里自居的安徽亳州,还是自诩为与安阳“同根同种”的河北邯郸,或是目前隐忍不发的河南安阳,其心态变化,足以值得玩味。

而本应在这场事件中发出权威声音的考古界、历史界专家学者,在后半场辩论中,却集体保持缄默;倒是些不明身份者在此慷慨陈词,拿出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“证据”。

无论是真学者还是假学者,政府抑或民间,为什么这么关注曹操墓?是因为墓主人曹操——这位家喻户晓的“乱世奸雄”的赫赫身份?

这位“宁教我负天下人,休教天下人负我”,玩惯翻云覆雨手的一代枭雄,怎么也想不到,在他身后千年,即便机关算尽,布下七十二疑冢,依然躲不了以为他的坟墓证伪的名义而横飞的唾沫星子、以保护他的名义而进行的种种开发利用。

一切古人皆活在当代。

曹操究竟为谁而“生”?安阳的疑似曹操墓更像一面镜子,照出这个社会的功利与浮躁。

出品:深度工作室

领衔策划:蔡宇丹

设计:石岩

读者报料邮箱

shendu@qilu.com.cn

曹操墓 诱惑

本报记者 鲁超国



曹操,这位在历史上充满了争议的人物,千年后墓穴被挖出来,竟也引起了真假之辩。

曹操墓缘何引起如此大的争议?学术争论?个人炒作?地域利益?抑或还有其他莫名的幕后助力?

真假曹操墓争议的背后,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真相?直到现在,答案仍然是扑朔迷离。

疲惫的潘伟斌

2009年12月27日,河南省文物局通过官方新闻发布会宣布:漳河南岸,安阳西高穴村,发现曹操墓。

然而,接下来曹操墓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,并且很快分为“挺曹派”和“倒曹派”两大阵营。

9月4日,一直声称自己掌握曹操墓造假铁证的河北籍“学者”闫沛东通过媒体对外公布了一份西高穴村村民写的有关曹操墓是“埋地雷”的“证明”,使曹操墓真假之争再起波澜。

被指造假的“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”的石碑以及其他从曹操墓里出土的东西,都存放在安丰乡敬老院里,这是乡政府为考古队提供的临时办公场所。

队长潘伟斌的办公室兼卧室凌乱不堪,

脏衣服随意地堆放在行李箱上,其本人也头发凌乱,胡须好久没有刮了。

“什么事?说吧。”9月7日上午,对造访的记者,潘伟斌只是抬眼看了一眼,面无表情,连个礼节性的握手都没有,然后又把头转向电脑上的考古发掘现场照片。

聊了一会,虽然他一再强调“上面领导不让说”,但并没有拒绝记者看他那些在曹操墓现场发掘的照片。

“我现在不想出名都不行,一是因为有争议的曹操墓,二是因为说我造假的闫沛东。”干考古工作必须耐得住寂寞,潘伟斌不善言辞,做人也不喜欢太低调。固岸北朝墓地被评为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,但很少有人知道当时的领队是潘伟斌。

这次,曹操高陵被评为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,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了潘伟斌,他出名的原因不是因为发掘了曹操墓,而是被指造假。

他没想到自己会如此出名,而且是以这种方式。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如此多的记者,“有时候一天接几十个电话,都没法工作了”。

“有时候我们费心费力地接待,但是有些记者当面说得好听,发表的稿子却带有猎奇心理,所以现在潘队对记者没什么好感。”一名考古队员为潘伟斌鸣不平。

潘伟斌已经两个月没有回家了,每次给

妻子打电话,6岁的女儿都拒接电话。

潘伟斌习惯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,“一天好几包,不抽不行,不少人劝我注意身体。”

当天下午,还有上级领导前来参观曹操墓,潘伟斌需要去讲解。他手头上还有一大堆资料整理工作等着他去做。外面还有很多机构“甚至国外机构”和媒体邀请他去讲曹操墓,都被他推掉了。

“说真的,正事我都忙不过来,哪有时间和心情与闫沛东斗嘴去?”但每次有上级领导来参观,潘伟斌除了讲解曹操墓之外,还要费大量口舌反驳闫沛东的“造谣”。

“曹操墓,我会造假吗?我敢造假吗?我能造假骗过那么多专家吗?”潘伟斌不愿拿自己的前途下这样的赌注,不仅仅是他,凡是参与曹操高陵发掘项目的各级政府领导,以及参与论证的全国各地的考古专家,“都不会”。

“话说回来,闫沛东提供假证据需要冒多大风险?”潘伟斌截止到现在都不知道闫沛东是个什么样的人,想起诉都找不到人。

“我就纳闷,为什么有人会去相信一个不明身份的闫沛东,而不愿相信如此多的权威专家?”潘伟斌不解。

采访中间,记者上了个厕所的功夫,回来时发现潘伟斌竟然躺在那张凌乱的床上睡着了,烟斗上的半根烟还没有抽完,没有被完全掐灭的香烟从烟灰盒里飘出袅袅烟雾……

潘伟斌累了。

(下转B02版)